

ZHOU YUAN HUAN JING YU WEN HUA

● 张洲 著

周原环境与文化

謝石生



(修订本)



● 三秦出版社

ZHOU YUAN HUAN JING TU WEN HUA

周原环境与文化

李学勤



李学勤

周原环境与文化



周原环境与文化

西北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自助出版

张洲 著

周原环境与文化

(修订本)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原环境与文化 / 张洲著. — 修订本.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628-134-5

I. 周… II. 张… III. 周文化(考古学)—研究
IV. K87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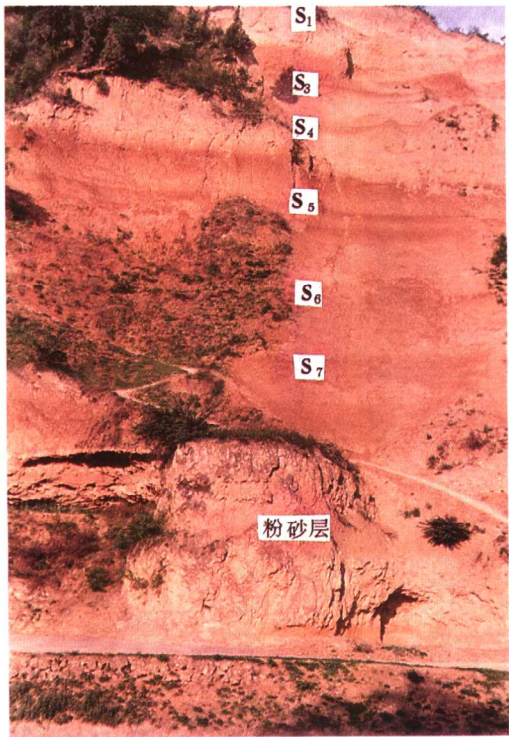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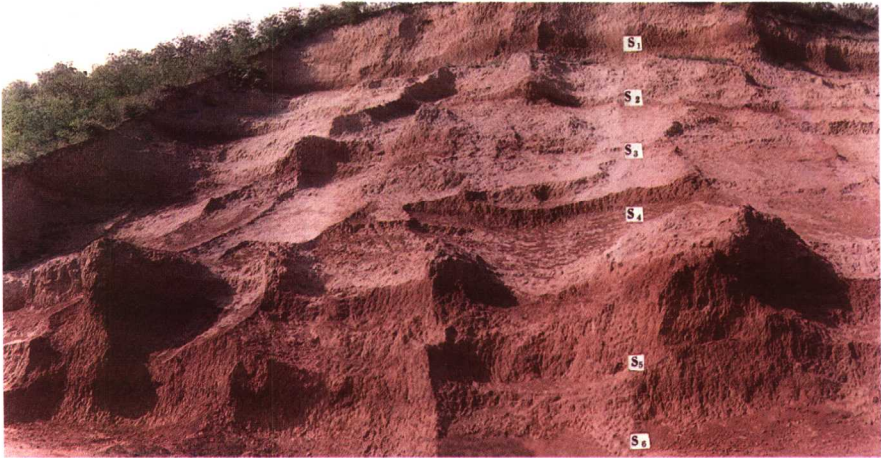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6969 号

周原环境与文化(修订本)

张 洲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永惠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9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2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8-134-5
定 价	48.00 元

图版一 岐
山县蔡家坡黄土
地层剖面



图版二 蔡
家坡南社头云登
台黄土地层剖面

图版三 蔡
家坡三刀岭三国
司马懿和近代王
震将军历史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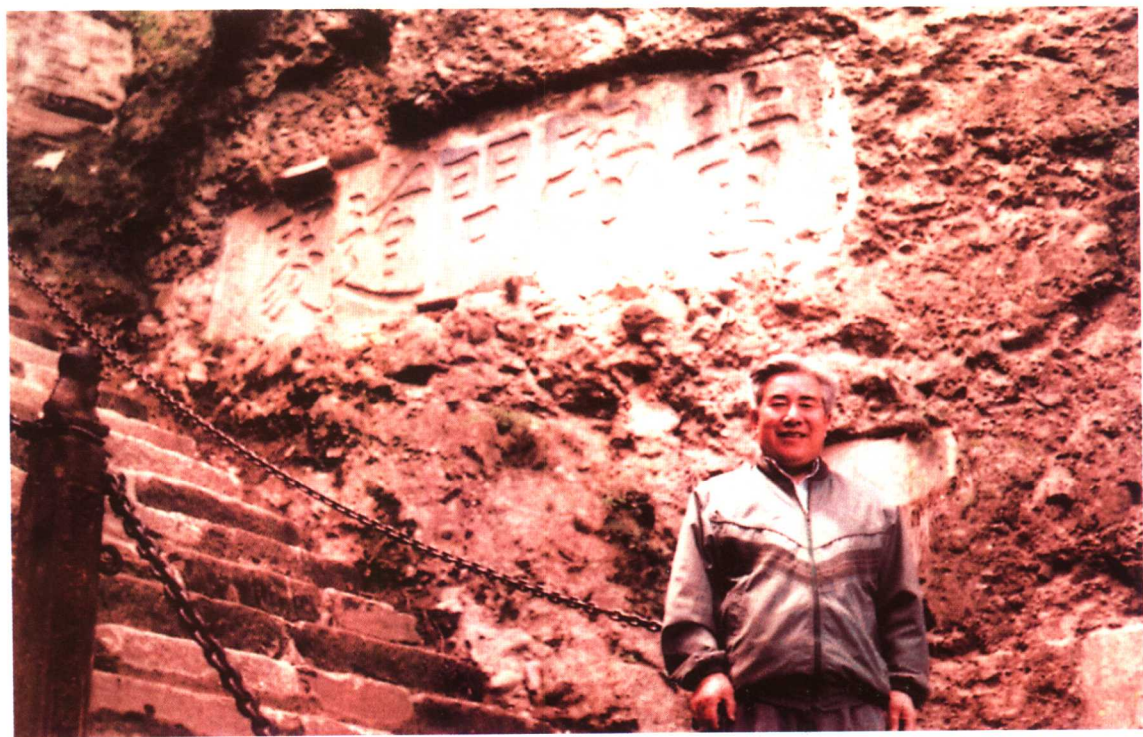




图版四 周原岐山前洪积扇（贺家村北东向与刘家沟洪积层剖面）



图版五 周原岐山西观山九眼泉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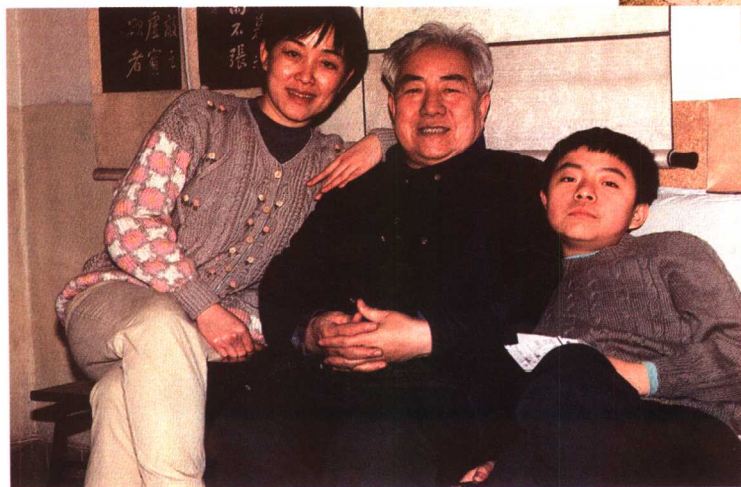
图版六 甘肃陇东崆峒山“黄帝问道处”



图版七 2002年10月12日，西北大学百年校庆时在校园侯外庐塑像前，与七七级考古专业老学生常腾蛟及爱人吕家新合影



图版八 1988年中秋季节，与美籍华人教授唐德刚先生和苏联教授李谢维奇先生游览乾陵时合影



图版九 1998年，与小女张薇、孙子张岩在家留影

序 一

李学勤

近年来,学术事业发展,尽管在出版上有着不少困难,每年印行的学术著作还是较多,其间自然有一些是很优秀的。在我这几年读过的书稿中,西北大学张洲同志的这本《周原环境与文化》是一部令人惊异的好书,应当向读者推荐。

所以说《周原环境与文化》这本书令人惊异,是从两方面讲的。一方面,书的本身题材重要,范围广阔,思路又相当新颖,令人惊异;另一方面,作者张洲同志艰辛努力,焚膏继晷,积十年之心血,终能成此二十余万字的专著,也令人惊异。

周原之名,始见于《诗·大雅》的《緜》篇,指的是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间的一片肥沃土地。中国过去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周朝,其先世即发祥于此。周人的文化在周原勃兴于取代殷商后,成为缔造一代礼乐制度的基础,影响十分深远。周原这里,又是后来发现最早的古代遗址之一。早在西汉,位于周原中心的美阳便出土了西周的尸臣鼎,得到学者张敞的鉴定考释,事见《汉书·郊祀志》。此后,此处遗址屡有文物发现,尤以青铜器著称,受到后代学者的重视。到了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更是以周原作为重点。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上,周原都据有着特殊的地位。

由于周原的重要,有关的专书、论文已有不少。如果算上泛论西周的各种作品,更是难于缕数。不过张洲同志这部《周原环境与文化》,在论著林中,确能独辟蹊径。全书所有章节,均扣紧环境与文化的关联立论,层面之繁多,视野之宽广,为前此论周原者所罕有。至于书中涉及的学科,包括地质学、地理学、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新石器及殷周考古、古文字学、古代史、历史地理学等等,加以融会综赅。尽管在某些具体论点上,学者间可以有不同意见,但这种会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的方法,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张洲同志生于岐山,对周原的山水风土、物产民俗非常熟谙,更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于建国之初就读于西北大学民族系,因工作需要,经选拔调出,其后虽仍回校,长时间并不在教学科研岗位,很晚才到历史系考古专

业。这时他再致力于学术,很多人以为很难有什么效果,而他以坚定的毅力,写出了一系列报告和论文。当他退休以后,又完成这部《周原环境与文化》,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张洲同志和我结识多年。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曾长期追随侯外庐先生。众所周知,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1950年,他经国家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5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后,仍兼西大校长,直到1957年。所以,在西大,他是被公认为老校长的。侯先生不兼西大校长职务后,任一、二所合并后研究所副所长,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在历史研究所的时间,远比在西大长久,可是他对西大一直怀念,也常谈起西大的同仁。正因为这样,我50年代就由侯先生口中知道了张洲同志,也听说了侯先生在西大的秘书高杨同志。

1962年,我有幸随侯外庐先生参加西大校庆,得以同高杨、张洲两同志见面,友谊自此奠定。此后不管是“文革”还是什么,都不能间断我们的友谊。

应西大张岂之同志之邀,“文革”后我在学校兼任教授,到校的机会增多。每次到西大,总有机会和高杨、张洲两位相聚,促膝抵掌,虽非朝夕相处,却像从不分手一样。高杨激昂慷慨,神采飞扬;张洲沉厚质朴,谦虚实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侯外庐先生1987年秋在北京逝世。这一年,高杨教授也已卧病。我到西大后,张洲同志带我去看高杨,畅叙颇久。我临行前,高杨教授又扶杖到宾馆看望,还一起看了校史展览,拍了合影。当时我观其面色,心中怆然,次年春天竟接到讣告。最近,张洲同志给我看他的文稿《回忆著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侯外庐先生》,多记侯先生和高杨教授旧事,使我思绪万千。

西大有悠久的优良传统。侯先生任校长时,在楼上题字“实事求是”,足以代表西大的学风。高杨教授遗作有《佛教起源论》,与张洲同志这部《周原环境与文化》,性质固然相异,所体现“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是一致的。我们追忆侯先生和高杨同志,应该牢记“实事求是”这四个字。

张洲同志约我给这部书作序时,我曾说一定要在序中写出我们的友谊来。现在读完全稿,提笔写序,思之再三,总感觉没有很好表达。或许这样多年的珍贵友谊,本来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描述的罢。

按照我的专业,序里应当谈一些周原考古的问题,可是写了这么多,还没有涉及主要内容。我在这里只想说,所有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兴趣的读者,都会从《周原环境与文化》中得到启发。

1995年1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序 二

焦文彬

作为一个读者,我是张洲同志《周原环境与文化》一书的最早读者之一;作为一个爱读书的教书先生,我是以极大的耐心读完了这本与我所从事的学科相距甚远的学术著作。多年来养成的读书习惯,总喜欢在所读书上,圈圈点点。或眉批,或夹注,或章评,或节说,或总论,或标点符号的订正。所以,读后的书总是五花八门,涂抹斑驳。可是,张洲同志的这本书,因为是手稿,我只得写点笔记,另纸为之。

张洲同志是我在西北大学时的同事。他生长于阡陌周原,曾就读于西北大学民族学系,后调出来搞党政工作,再调历史学系,从事文物考古的教学与研究。从此,他一头扎进这个同我们今天相距甚遥远的学科领域里,披星戴月,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地潜心从事着史前考古的教学工作。为本专业的学生编写教学参考资料,带学生进行田野的考查与发掘工作,组织教学,安排他们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成长。风尘仆仆,几十年如一日。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那阡陌的黄土原上,几乎到处都洒有他的汗水和心血。那滚荡的汗水和散发着人类文明探索者勤劳味的心血,犹如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自然也撒播在这块母亲的土地上。播下的种子,总是会发芽、开花、结果的。尤其是在这块“董茶如饴”的周原,更是如此。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那阡陌的周原,几乎遍地都有他留下的沉重而显眼的脚印。这脚印是他多少年考古探索的标号。在他已经退休的年代里,他仍一步一个脚印地迈步在这块科学园地里。正像我国著名的史前考古专家石兴邦先生所说:

他怀着赤子之心,乡梓浓情,潜心于故土文史研究,虽在知命之年,仍奋迈老之身,伏枥躬耕于田野古垒之间,求搜钻研于国故典籍之中,检点春秋,经纶文史,历经年所,终成宏卷。

《周原环境与文化》的确是一本分量很重的著作。它的厚实,有如他所从事的科学内容那样,是叠压在许多地层之下的。正因为这样,“发掘”成了这一学科的显著特点之一。“发掘”工作是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耐心的。

从叠压着的许多不同地层底下,仔细清理每一件不同地质年代的文物遗存,并使之恢复其本来面目,还要把破损了的这些遗存复原,重现昔日的文化光彩,这中间的工作,不仅相当琐碎,而且十分细致,更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作综合性的考察、研究。张洲同志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就是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手段,对周原文化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探索研究。这里包括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地学、生物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学、文艺学、民族学、语言学。像在论述周原环境时,就采取了这一方法;在谈“周”源时,又较多地运用了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资料;在先周的文化探讨方面,又吸收了政缘、地缘和俗缘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而得出了先周文化源于周原本土的科学结论,令人信服。也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问题。如关于周人东源说、西源说的辩证研究,既诚恳地借鉴了前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又比较多地从地貌、地质和民俗、传说等多层面上,探讨了这些学说的渊源及学科根据,得出了先周文化由本土到河东,再到北豳、古豳的结论。虽然,这一结论并不一定为学术界接受或认可,但这中间论证的细致、周密和多学科的宏观把握与具体的阐述,却相当客观、扎实,方法是对头的。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如终是把周原环境与文化放在关中环境和文化这一大的背景下,悉心加以考虑和对待的。从而使原本为区域环境与文化的微观探讨,具有了关中地区文化系统的全面的结论。个体与总体的相互辩证,也自然使周原区域文化有了自身所富有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规律和科学性。材料的充实与丰富,也自然会给这一区域文化以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东西方文化的各具特征,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他们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虽然我们不同意那种偏颇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和方法,但,完全舍弃自然地理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有时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却使不少问题难以很好得到了解。诚然,人定胜天,但这种理想的实现,摒除掉人对客观环境的适应和充分利用,就会给人一种唯意志的感觉。尤其是在远古时代,人们改造环境的能动性还不那么自觉、自主的状况下,更不能不首先从这方面思考和研究。时至今日,人类仍无法彻底摆脱自然地理环境对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从总体上说,人类的文化,尤其是区域性的文化,就是人类同环境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周原环境与文化》这一出发点和不懈的探究,并公开把它作为标题,足见作者的用心的良苦和立意的深思熟虑。

一个并非考古专业科班出身的人,竟写出了一本具有科班特点的学术专著,在国内自然并不罕见,但对张洲同志来说,却有着一段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精神。这种精神,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洲同志在这方面的“精诚”,实在感人至深。此中的“业精于勤”是这种“精

诚”的根本所在。真可以说是“心坚石穿”了。他不仅广泛地收集各种有关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在内,只要与周原有关,他都想方设法收集;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人的;也不论是完整的,还是零碎的。他就像蜜蜂一样,见花就采,勤于资料的积累,不辞辛苦,不怕奔波。就是在他退休以后的日子里,他仍自费考察、自费复印有关文献资料。他充分利用西北大学这所综合大学的有利条件,向各行专家教授与学人请教。经常带上自己的稿子,请他们赐教。从资料的准确与否到文字上的措辞、格式,以至标点符号的运用,虚心学习,诚恳请教,不耻下问。多年来,他访问、拜师的学者,在西北大学就有地质系的王永炎教授、王战教授、雷祥义教授,地理系的李昭淑教授,文博学院的陈直教授、曾琪教授、刘士莪教授、段连勤教授、戴彤心教授、张懋镕教授;在校外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的古文字专家李学勤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谢辰生教授、贾兰坡教授、曹泽田教授、刘东生教授等 50 多人,得到他们的教诲与帮助。其中不少章节,几乎就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的。正是这种谦恭的态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他能够打开周原考古这扇“天门”。这就使我自然想起先秦哲学家荀子在《劝学篇》中的一段话来。荀子说: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荀卿这段话,阐明了学习的原则:只要有步骤地不间断地坚持学习,一定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张洲同志应该说是实践了这一教诲。他对周原的精诚,他的“锲而不舍”,也才有今天的《周原环境与文化》的问世。此中的“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而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全在于他的“不舍”和“用心一也”。如果有人曾认为他是一匹“弩马”的话,那这匹“弩马”的“十驾”,不是远远超过了那“不能十步”的“骐骥”吗?!

不久,我也将要告别我曾执教 40 年的大学讲堂,退休了。我要向张洲同志学习,利用有生之年,学点东西,以求人生之不悔!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就是我读此书后的一点体会。

1995 年抄于西安南郊澹园

序 三

石兴邦

张洲同志将他的新著《周原环境与文化》一书的原稿见示，拜读后很受感动。他怀着赤子之心，乡梓浓情，潜心于故土文史研究。虽在知命之年，仍奋迈老之身，伏枥躬耕于田野古垒之间，求搜钻研于国故典籍之中，检点春秋，经纶文史，历经年所，终成宏卷，以飨学林，诚学界之一大幸善事也。予在感佩之余，持奉短笺以作跋语。

(一)

《周原环境与文化》是张洲同志致力于区域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是融生态环境与文化模式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这是当前人文史观研究人与地辩证关系史上一个新的尝试，在周文化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我们过去在考古界多重视物质文化史的探查和研究，历史学界着重于文献考证，而张洲同志的这一综合性研究，则将人与地、历史与考古作了全面整合研究，在文化史的研究上是值得庆幸的一个好的开端。

从全书内涵及思路看，它的体例结构是在吸收前人成果、捕捉当前科研信息并加以提高综合的研究过程中而形成的。确花费了一番功力，始成佳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含辛茹苦，埋头苦干，虚心学习，才做出些成绩”。这是真实的。我和张洲同志是老朋友，我知道他对民族、考古和历史都有涉猎，并有相当丰厚的基础。自到历史系从事考古工作后，“如鱼得水”般地在考古园地愉快勤恳地耕耘，并重视实践和田野考察工作。先后参加过禹门口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姜寨遗址、梓里遗址及老牛坡商代遗址的发掘调查工作，并参与编写了有关的发掘报告，还撰写了研究论文，与同志合作编写《人类起源》和《私有制起源》的有关资料汇编，和《西周金文选编》等专著。

由于考古历史研究的丰富经验，对问题能作更周衍的考虑，这使得他情有独钟地选上了周原地区人与地的多层次整合研究。这是因为他在多

年的科研实践过程中,看到并意识到了周秦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同时他深刻体会到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密切联系。

从选题来说,他是成功的而且是符合时宜的,抓住了学术发展的时代脉搏,也看准了文化发展与地缘关系的所在。这都是当前世界人类文化史研究上的主要时代特征。

第一,从人与地的关联性来说,两者是互相协调而并存的。人类的历史,说全面些,应该包括人类本身演化史、自然发展史(即生态环境演变史)和文化发展史。人与地关系是在发展过程中相互联系并协调地、辩证地存在和变化的。因此,研究自然史是研究人类文化史的基础,研究人类文化发展史,可获知文化自然史发展中的变化特征,特别在第四纪,即人类出现和发展的世纪更是如此。这种研究方法已为全世界学术界所共同重视。所以我说他的选题可谓正中时鹄。

第二,从抓周原地区环境与文化入手是有典型性的,解剖周原地区的地史层积和文化沉积,可以概括关中地区人文发展的一般概貌和规律。

这个选题和意图也符合当前世界文化研究的总趋势:这就是研究方法从宏观进入微观;研究的包含面从文化观进入生态;研究的手段则进入多样化,这样使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问题解决得更透彻。

从生态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来说,我们陕西有得天独赐之惠。整个黄土塬地,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场地。作者也曾在史地的编述中提示过,在渭河盆地形成过程中,自然界的鬼斧神力,给了陕西两大恩赐,一个是肥沃的黄土塬面堆积和多阶地的活动舞台,另一个是密集的羽状河系和优美泉源,给干涸的黄土以滋润,使它成为最适于古代文化发展的优越之地。在蒙昧时代,他们在黄土地母亲的脊梁、胸脯,哺乳、跋涉;在进入农耕的拓植时代,在黄土塬被割裂的梁、峁、塬、坡的肢体上,垦殖耕耘,种植谷物,繁衍畜群,厉兵秣马,开拓前进,从一个阶地爬上更高的另一级阶地,从一个时代迈向更发达的时代,经过数千年来的发展演进,经过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终于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国族。

凤岐低塬是陕西黄土塬地最西的塬地,也是条件最好的地方。这里是周秦文化发祥的故里和发展的基地。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北依岐山,山前有发育良好的冲积扇平原,又有充沛而甜美的水源以滋润黄土塬区,是一块万物繁衍充满生机的宝地,周人居此,以成大业,这是人地相结合所结出的丰硕果实。所以从这里一页页揭开孕育中华远古文化祖根的胚植之地的奥秘,是十分适切而很有意义的事。

(二)

本卷由于立意新颖,选题宏阔,很自然地体现出宏富的内容。所以作者在这里,不论是文化史还是自然史,论的幅度既广又深;从自然史的角度说,不仅探讨了与人类文化发展有关的黄土塬堆积的状貌和特征,而且深及到与黄土塬状貌相关的新构造运动时地貌结构形成的过程和特点,并注意到其影响与人类文化发展有紧密联系的各种地质、地形、地貌的性质和特点,以及气候、土壤、水文等所形成的生态景观,作了自然史的全过程考察和论述。从横的方面来说,也不只限于周原地区,也涉及与之相邻的地区的构造发展史。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不只限于周人的发展史,远及氏族部落时代各个时期文化的渊源特征和发展过程,都作了探讨,作了人类史文化史的全过程考察,形成了一部独具一格的人与地相结合的发展演化史。

从方法论来说,作者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地对周原地区文化历史,作了综合性的考察,所谓多学科即融汇历史、民族、民俗、考古、史地诸学科有关资料于一炉,较全面深入地研究和论证了周原的史前时代和历史时期,特别对周人文化探讨得更为真切深刻。这里面包括:

周人的起源及其渊源,周人在发展各阶段的文化特点及其承传发展,周原与周文化发展的地缘因素,特别是周人农业文化的崛起,以及周原地区炎黄部族兴起的人文自然背景等诸问题都作了探讨。他特别对周人族源及其迁徙作了颇有新意的解释,他根据已成说的东来与西起的说法,提出了由西而东、再由北而南的迁徙路线,这在考古学上有一定的根据。

我想读者仔细地阅读和思考,在这本书中能得到我们需要解决的不少历史问题。

(三)

从与张洲同志的论说中,得知本卷是他有关周原文化系列研究之第一部问世者,以后还继续撰写更加详细、深入而精到的微观研究,以使博大精深的周原文化弘扬于世。他的志气可谓大矣!而其笃行之以践其言则尤为可嘉。他有志于此,专心于此,而尤为可贵的是能用力于此。凡有关课题的研究资料,广泛涉猎,多方搜求,务尽余而后已。对出现和要探索的问题,能博采众长,广征访询,以求得获释而始止,终能集众绪而成体系,融天

地人而合为一体,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的著述。我想本着这种精神,坚持下去,其他各卷当会一一脱颖而出。

最后,我想读者会从书中内涵的丰富、体系的完整与章节的浩繁中,可体知此卷成书之不易,也体会到作者为其所付出的艰辛,因手持此册,不能不为之动容。开卷欲获益,必将竟读全书而后已。

1995年6月26日于西安